

# 今天的书法已经落伍,还在原地打转

■王世国

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)

“汉兴而有草书”。东汉时期,当草书摆脱篆、隶书体的附庸地位,成为一种独立书体出现在世人面前时,立刻吸引了世人的目光。

草书原本删繁就简,以便在遇到紧急事务时能够快速书写。但是,草书的字形与当时通行的隶书的字体差别很大,结果,无论是认识草书还是书写草书都非常困难。草书实际上并不实用。甚至是“草圣”张芝,他在给亲友们写信时,也会因为时间匆忙而不能写草书。这让他很尴尬,他不得不在书信的结尾说明道:“适迫遽,故不及草”(由于时间紧迫,所以来不及用草书写这封信)。

因此,当时的辞赋家赵壹在《非草书》中批评道:“草本易而速,今反难而迟,失旨多矣。”

然而那时,人们并没有被草书难写难认、并不实用所吓倒,反而被草书“气韵生动”之美吸引、征服,趋之若鹜。他们不学实用的隶书,甚至不学可以做官的经史,而是竞相练习草书,废寝忘食,成为一时之风气。他们练习草书就像疯了一样,“十日一笔,月数丸墨。领袖如皂,唇齿常黑。虽处众座,不遑谈戏,展指画地,以草判壁,臂穿皮刮,指爪摧折,见觥出血,犹不休辍。”(赵壹《非草书》)

对此,赵壹非常愤怒,指责他们是“背经而趋俗”。想想那是多么爱美,只是一心追求书法之美而并不想“弘道兴世”的一代人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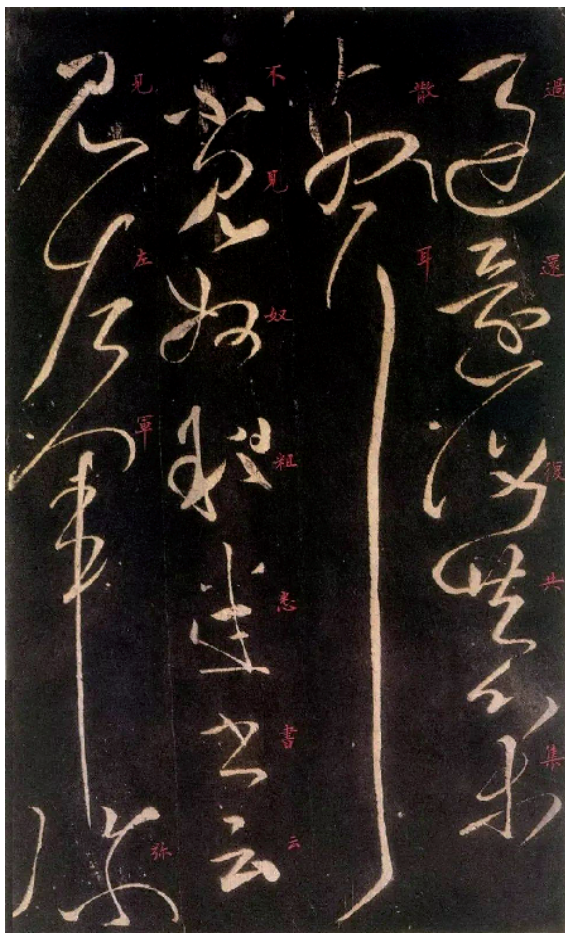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源于文字,又超越文字;书写

起于实用,又超越实用;这才能成为艺术。在充分发展了的工商业文明,且即将步入信息文明的时代,书法转变为“纯艺术”并且要遵循艺术规律是必然趋势,不可阻挡。

看看如今我国的国画、雕塑、音乐、舞蹈的发展吧,它们虽然具有民族艺术特色,但是已经与古代大相径庭;画家、雕塑家、音乐家、舞蹈家,有谁不是在自觉有意地艺术创作自己的作品?他们早已具有世界文化的视野,吸收当代艺术创作发展的最新成果,创作出了具有新气象、新面貌的艺术作品。

可是,书法还在原地打转,没有长进,早已落伍了。

作为当代书法家本来应当具有紧迫感 and 危机感。可是,在这种情况下,许多人还像东汉的赵壹那样因循守旧,固步自封,还在唱着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老调,给书法披上文化遗产的华丽外衣,甚至像赵壹那样给书法戴上要“弘道兴世”的高帽子,其结果只能使书法更加“边缘化”,最终被踢出艺



■张芝 冠军帖(局部)

术,沦为文字书写的手艺。

这不正是当年赵壹想要的那样吗?我们不要忘记《中国历代书法论文选》的编者在赵壹《非草书》一文前所写的编者按语:“赵壹欲仍返于苍颉、史籀,此事势所不许。故其文虽传,其说终不能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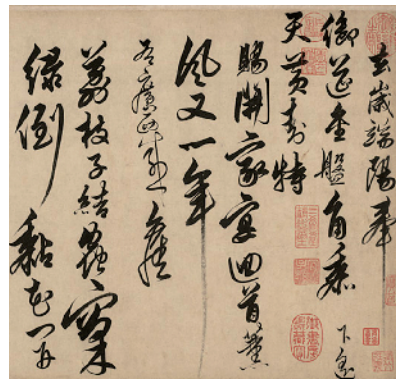
■赏析

## 解缙草书自书诗卷

本幅共录自作诗7首,是解缙于1407-1410年在广西、交趾为官期间所作。除第六首《过藤县》外,其余6首均见于解缙《文毅集》,其中个别诗句互有出入。

作品创作于永乐八年(1410年),时解缙42岁,恰从遥远的边陲入京奏事。之后不久即被陷入狱,5年后惨死狱中。此卷书法纵横超逸,奔放洒脱,点划出规入矩,绝无草率牵强处。章法经营尤见匠心,全篇一气呵成,神气自备,显示出解缙驾御长卷游刃有余的不凡功力。从卷末自识中流露出解缙本人对此卷也是颇为得意的。他把这件得意之作送给祜期,祜期为解缙兄解纶之子,以书名,不失门风。

幅后有明王穉登跋一则。钤诸家鉴藏印共25方。曾经清安岐、乾隆、嘉庆、宣统御府收藏。《平生壮观》《墨缘汇观》《石渠宝笈续编》《石渠随笔》等书著录。



■《自书诗》卷(局部),明,解缙书,纸本,手卷,纵34.3厘米,横472厘米,草书,75行,389字。(故宫博物院藏)

# 梁鼎芬曾创办广州首家私立公共图书馆

■黎向群

(广东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广东乃最早创办私立图书馆省份之一。早在宣统三年(1911年),梁鼎芬在广州梁氏宗祠创办图书馆,是广州第一间私立公共图书馆。相较梁孝则创办私立阳江图书馆早六年。

梁鼎芬(1859—1919),字伯烈、星海、心海,号节庵,别号不回山民、孤庵、葵霜、藏山、抗贡堂等。番禺人。光绪二年(1876),以国子监生应顺天乡试中举人。光绪三年(1877)入菊坡精舍,问学陈澧。光绪六年(1880)中进士,入翰林院,散馆授编修。中法战争时,曾疏劾李鸿章被连降五级,辞官返粤先后主讲丰湖、端溪书院。两广总督张之洞佩服其胆识,延入幕中,他们的主宾关系,长达十五年,共同创办广雅书院,亲任山长,到湖北时还任钟山、两湖书院山长,后任汉阳知府,调武昌府,累迁湖北按察使,署布政使等职。

张之洞去世后,宣统三年(1910),梁鼎芬返广州榨粉街太史第养病。次年(1911)春天,他身体初愈,便着手将祖传的藏书楼改名为“梁祠图书馆”,作为私

立公共图书馆,对外开放,让附近的市民免费入内阅读。还亲自制订《梁祠图书馆章程》,规范图书管理细则。馆内设有观书、抄书、借书、读书、捐书五约,劝人多抄书、多借书,又主张办馆为公和捐书公藏,并提出“今书藏乃一府公物,非一人之私有。不借不如不藏,不读不如不借”的理论。

梁祠图书馆虽无宋元精槧书籍的刻本,但经典丛书特多,如湖北的县志、近代诗文集十分丰富,广受读者欢迎。民国8年(1919),梁鼎芬去世后,其子将所存藏书六百多柜,凡二万余册,捐赠广东图书馆(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),其数量相当于当时省馆藏书总量的两倍。时势变迁,世事实在难料。如今,位于广州市榨粉街93号梁氏图书馆荡然无存,虽然该楼已经变成两层的旧式民居,但二万余册书籍仍保存在省立图书馆,供读者借阅。其后人实有先见之明,对保存典籍和发展图书馆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康熙、乾隆年间,科举考试以赵孟頫、董其昌的小楷取士,吾粤名士早有醒悟,如冯敏昌、黎简、黄丹书、吴荣光、宋湘等;晚清的李文田、邓承修、江逢辰、陈澧、文廷式、岑光樾、商衍鎏、梁鼎芬、吴道镕诸名士,他们意识到书法要正本溯源,取法乎上,董书软媚,视为末流。他

们认为应取法晋唐宋诸贤的书法,方为正途。文廷式崇尚晋唐宋诸贤的书法,不主张以董其昌的书法作为楷模,岂能主持本朝一代风气。他明确指出:“董思伯(其昌)书软媚,正如古人所谓散花空中,流徽自得者耳,不知何以主持本朝一代风气,然人材时势亦因此可见。翰墨小事,而亦与文章同关气运也。”“本朝试事,乡会场外皆重书法,故士大夫作字亦合规矩者多,而生趣逸气转不及明人也。道光以来,益复挑剔偏旁,呵责笔误,虽略合《说文》,唐宋以来相传之书法益尽失矣。”此言切中时弊,并指出书法离古法渐貌的事实。

梁鼎芬是一位觉醒的遗老书家,主张晋唐宋诸贤的书法。书法初学颜真卿、柳公权,饶有爽健刚劲之气。中年后,在苏轼、黄庭坚、褚遂良,在颜真卿、柳公权的基调上,横势源于苏轼,纵势取于黄庭坚,秀雅出自褚遂良,融入个人的价值观情怀,极富创造性。民国简经纶评其书法:“秀雅绝伦”。

梁鼎芬传世书法作品甚夥,以对联、书札为多。我尤喜其书信墨迹,信手沾来,结字萧散逸放,用笔轻盈自如,幽秀孤兀,摇曳多姿,毫无造作之态。无聊斋藏其《致岳秋书札》:“一昨茶话山快,病中不及奉答,歉歉!诗扇一柄、相片一



■梁鼎芬手札

叶、书四种(杜集、许略、叶书、俄史)奉别。岳秋世长侍福,鼎芬顿首”红色信笺,引首“日光人”白文。字形纵横,撇捺加长,开张取势,笔致细筋入骨,笔细而道劲,风神逸放,于秀雅中透见其风骨棱棱的个性。